



《佳作》

〈劇場的黑盒子 戲劇的白微光〉

曾士銘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
2016 選修夏季學院課程：戲劇概論

所有看似對立的事物，全部可以在「戲劇」中共存，或說，「戲劇」仰賴所有對立的共存而生，因為「沒有衝突就沒有戲劇」(no conflict, no drama)。演員站在舞台上，偽裝原始的自我情緒、眼神和言詞語調，像戴上面具，開始投射出劇本的一動一靜，而以最為真誠的情緒、眼神和言詞語調來走進觀眾的眼眸；劇本要求劇場裡的人們虛構地描繪一個故事，卻也真實地揭露一種人性慾望、一抹社會片段或是一種形而上的思想高歌。這段文字，是某一次課堂結束後，被我記在隨身的記事本上，像繁花經雨打後結成的果。

「戲劇概論」，一個月的八堂課，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三點，有一半在教室椅子上另一半則在排練場的鏡子間，看戲、聽戲和排戲，卻更像是在看生活、聽生命，排練人生。李其昌教授笑談，這堂課的名字更應該取作「戲劇與生活」，我著實能體會這箇中玄妙：每次下課，步出教室而走下樓梯時，耳際傳來鼎沸人聲，可腦海一片沉靜，只是不斷飄懸出一些曾經被年歲掩蓋的生命片段，它們接著與方才課堂中的隻字片語或長篇大論，相互敲響，發出鳴音。

「我們最珍貴的是生活中的各種情感、各種喜怒哀樂，那就像是愛因斯坦研究《相對論》的文件；而作為一個演員，你要能「監控」自己的情緒，當生活中有任何情感因子洩漏出來的時候，你必須從這些情緒中剝離，像個旁觀者去觀照。」我當時被教授的這幾句話震懾，無法自拔。

「而動物的本能與禮教知識，是控制人生的兩條主線。尼采曾在他的書裡提到，太陽神阿波羅代表的就是理性，與酒神戴歐尼西斯所象徵的感性相互交織，形成一個迴圈。」我其實至今仍不曉得，教授在前面幾堂課所講授的這些概念，是否為劇場界的定律或常識，但我確信，這駐紮在「戲劇概論」講義上的幾行筆記，浩浩蕩蕩駐紮我的腦海與心上，並且開始抽芽於我的生活。因為必須自感情中抽離，我像成為了人生的「遊戲者」，從自我的個體中解放而化作客體世界裡的一部份，再返回主體鑄造，每一分每一秒生發在我眼前或身後的移動、變化與不變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像是「素材」，讓我得以用理性的眼眸去捕捉、蒐集，最後點滴匯集成一瓶感性的藥，供我服飲，在舞台上。

台上，教授和助教宣布此次課程的成果發表，要我們根據課堂上講解的第一個劇本《伊底帕斯王》進行改編，並在最後一次課堂上呈現 20 分鐘的短劇。全班被分成四組，我是

第三組，組員們皆來自不同的學校，出身自不同的專業背景，有人是讀服裝設計，有人是舞蹈科班，也有人唸的是法律、中文、歷史及社會學等等，不管如何，我們目標一致，我們要成就一齣戲；由於先前有粗淺的戲劇經驗，我的名字因此被寫上職務分工表上的「導演」一欄，這象徵了不小的壓力，我得肩負起這一組成果展現的成敗，以及成員之間不同的意見整合。謝天謝地，有兩位精靈仙女似的助教出現，總適時地拋出煙火，點亮我們身陷枯竭的靈感地獄之中，或即興來一段脫稿演出、或給予他們自己的看法，而組員間默契絕佳，往往只消這麼一點火苗，就能燃起熊熊大火；儘管起步得貌似比其他組晚了些，但隨著一次次的排練，我們後來幾乎沒遇上什麼阻礙，反而漸入佳境，靈感像湧泉一發不可收拾，常常留下來加強練習，比別人都還要晚解散，只求把每個動作與橋段雕琢得更出色，而讓我非常感動的是，兩位助教也總陪著我們，一下子摔倒翻滾一下子跟著我們大吼大叫，時不時又來個拳打腳踢。

愈來愈多的劇情設計加入，豐富了這齣劇的同時，也讓我們更生信心，尤其在教授看完劇本後大為讚賞整個架構的巧思，又給予我們許多可以修改或增加的手法，並帶我們走一次專業的舞台走位以及導演技巧，頓時間，我像看到一道細微卻明亮的白光游移整個黑色空間，舞台，彷彿在發光，教授的話語每一句，不管是在教室黑板、排練場裡或者我的記事本上，彼此穿插交錯，跟著演員的走位鋪成無垠大道，指引每個適當方向，當下的一瞬間，我像被分裂成兩個個體而不知覺地感受起理性思維的規則，與感性的視覺衝擊，然後兩者合一發生「衝突」，就成為了「戲劇」。於是我和我的演員們，像乩童附身、巫師祈靈，不斷在劇情與現實之間作調整，不斷強化「衝突」，最後，作為所有組別演出的「壓軸」我們在黑盒子的舞台裡，投射出一道道的白光，然後聚焦，舞者則開始舞動，悲劇於焉誕生。

生出了一齣戲，卻也不只是一齣戲。因為人生仍然在滾動，當下的此時此地，我們都在「扮演」，以及「學著扮演」。謝謝這堂「戲劇概論」，若沒有這個夏季的黑色盒子，我可能就看不見這道白色的光，也摸不著「衝突」了，畢竟，戲劇因衝突而生，而人生就是一齣最偉大的戲劇。